資治通鑑/卷2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三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

► 卷二百三十四

起強圉閼八月，盡重光協洽，凡四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33卷

【唐紀四十九】 起強圉閼八月，盡重光協洽，凡四年有奇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貞元三年（丁卯，公元七八七年）

八月，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，且上表求和。至潘原，李觀語之以「有詔不納吐蕃使者」，受其表而卻其人。

初，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，渾議事數異同，延賞使所親謂曰：「相公舊德，但節言於廟堂，則重位可久。」渾曰：「為吾謝張公，柳渾頭可斷，舌不可禁！」由是交惡。上好文雅縟藉，而渾質直輕侻，無威儀，於上前時發俚語。上不悅，欲黜為王府長史，李泌言：「渾褊直無他。故事，罷相無為長史者。」又欲以為王傅，泌請以為常侍，上曰：「苟得罷之，無不可者。」己丑，渾罷為左散騎常侍。

初，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。升，復之從兄弟也。公主不謹，詹事李升、蜀州別

駕蕭鼎、彭州司馬李萬、豐陽令韋恪，皆出入主第。主女為太子妃，始者上恩禮甚厚，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。宗戚皆疾之。或告主淫亂，且為厭禱。上大怒，幽主於禁中，切責太子。太子不知所對，請與蕭妃離婚。上召李泌告之，且曰：「舒王近已長立，孝友溫仁。」泌曰：「何至於是！陛下惟有一子，奈何一旦疑之，欲廢之而立侄，得無失計乎！」上勃然怒曰：「卿何得間人父子！誰語卿舒王為侄者？」對曰：「陛下自言之。大歷初，陛下語臣，『今日得數子』。臣請其故，陛下言『昭靖諸子，主上令吾子之。』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，何有於侄！舒王雖孝，自今陛下宜努力，勿復望其孝矣！」上曰：「卿不愛家族乎？」對曰：「臣惟愛家族，故不敢不盡言。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，陛下明日悔之，必尤臣云：『吾獨任汝為相，不力諫，使至此，必復殺而子。』臣老矣，餘年不足惜，若冤殺臣子，使臣以侄為嗣，臣未知得歆其祀乎！」因嗚咽流涕。上亦泣曰：「事已如此，使朕如何而可？」對曰：「此大事，願陛下審圖之。臣始謂陛下聖德，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，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！臣今盡言，不敢避忌諱。自古父子相疑，未有不亡國覆家者。陛下記昔在彭原，建寧何故而誅？」上曰：「建寧叔實冤，肅宗性急，譖之者深耳！」泌曰：「臣昔以建寧之故，固辭官爵，誓不近天子左右。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，又睹茲事。臣在彭原，承恩無比，竟不敢言建寧之冤，及臨辭乃言之，肅宗亦悔而泣。先帝自建寧之死，常懷危懼，臣亦為先帝誦《黃台瓜辭》以防讒構之端。」上曰：「朕固知之。」意色稍解，乃曰：「貞觀、開元皆易太子，何故不亡？」對曰：「臣方欲言之。昔承乾屢嘗監國，托附者眾，東宮甲士甚多，與宰相侯君集謀反，事覺，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，事狀顯白，然後集百官而議之。當時言者猶云：『願陛下不失為慈父，使太子得終天年。』太宗從之，並廢魏王泰。陛下既知肅宗性急，以建寧為冤，臣不勝慶幸。願陛下戒覆車之失，從容三日，究其端緒而思之，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。若果有其跡，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，必有實狀，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，並廢舒王而立皇孫，則百代之後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。至於開元之時，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，海內冤憤，此乃百代所當戒，又可法乎！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，觀其容表，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，正恐失於柔仁耳。又，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，在寢殿之側，未嘗接外人，預外事，安有異謀乎！彼譖人者巧詐百端，雖有手書如晉愍懷，衷甲如太子瑛，猶未可信，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！幸陛下語臣，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。鄙使楊素、許敬宗、李林甫之徒承此旨，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！」上曰：「朕父子賴卿得全，方屬子孫，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，何為出此言乎！」甲午，詔李萬不知避宗，宜杖死，李升等及公主五子，皆流嶺南及遠州。

戊申，吐蕃帥羌、渾之眾寇隴州，連營數十里，京城震恐。九月，丁卯，遣神策將石季

章戍武功，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。丁巳，吐蕃大掠汧陽、吳山、華亭，老弱者殺之，或斷手鑿目，棄之而去，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，將分隸羌、渾，乃告之曰：「聽爾東向哭辭鄉國。」眾大哭，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。未幾，吐蕃之眾復至，圍隴州，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。

上謂李泌曰：「每歲諸道貢獻，共直錢五十萬緡，今歲僅得三十萬緡。言此誠知失體，然宮中用度殊不足。」泌曰：「古者天子不私求財，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，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。必有所須，請降敕折稅，不使奸吏因緣誅剝。」上從之。

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，且請婚。上未之許。會邊將告乏馬，無以給之，李泌言於上曰：「陛下誠用臣策，數年之後，馬賤於今十倍矣。」上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願陛下推至公之心，屈己徇人，為社稷大計，臣乃敢言。」上曰：「卿何自疑若是！」對曰：「臣願陛下北和回紇，南通雲南，西結大食、天竺，如此，則吐蕃自困，馬亦易致矣！」上曰：「三國當如卿言，至於回紇則不可。」泌曰：「臣固知陛下如此，所以不敢早言。為今之計，當以回紇為先，三國差緩耳。」上曰：「唯回紇卿勿言。」泌曰：「臣備位宰相，事有可否在陛下，何至不許臣言！」上曰：「朕於卿言皆聽之矣，至於和回紇，宜待子孫；於朕之時，則固不可！」泌曰：「豈非以陝州之恥邪！」上曰：「然。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，朕豈能忘之！屬國家多難，未暇報之，和則決不可。卿勿更言！」泌曰：「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，陛下即位，舉兵入寇，未出其境，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。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，宜受封賞，又何怨邪！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，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，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。」上曰：「卿以和回紇為是，則朕固非邪？」對曰：「臣為社稷而言，若苟合取容，何以見肅宗、代宗於天上！」上曰：「容朕徐思之。」自是泌凡十五餘對，未嘗不論回紇事，上終不許。泌曰：「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，願賜臣骸骨。」上曰：「朕非拒諫，但欲與卿較理耳，何至遽欲去朕邪！」對曰：「陛下許臣言理，此固天下之福也。」上曰：「朕不惜屈己與之和，但不能負少華輩。」對曰：「以臣觀之，少華輩負陛下，非陛下負之也。」上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，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，先帝未嘗見也。葉護固邀臣至其營，肅宗猶不許。及大軍將發，先帝始與相見。所以然者，彼戒狄豺狼也，舉兵入中國之腹，不得不過為之防也。陛下在陝，富於春秋，少華輩不能深慮，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，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，使彼得肆其桀驁，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？死不足償責矣。且香積之捷，葉護欲引兵入長安，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，葉護遂不敢入城。當時觀者十萬餘人，皆歎息曰：『廣平王真華、夷主也！』然則先帝所屈者少，所伸者多矣。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。牟羽身為可汗，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，故其志氣驕矜，敢責禮於陛下。陛下天資神武，不為之屈。當是之時，臣不敢言其它，若可汗留

陛下於營中，歡飲十日，天下豈得不寒心哉！而天威所臨，豺狼馴擾，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，叱退左右，親送陛下乘馬而歸。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，則屈己為是乎？不屈為是乎？陛下屈於牟羽乎？牟羽屈於陛下乎？」上謂李晟、馬燧曰：「故舊不宜相逢。朕素怨回紇，今聞泌言香積之事，朕自覺少理。卿二人以為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果如泌所言，則回紇似可恕。」上曰：「卿二人復不與朕，朕當奈何！」泌曰：「臣以為回紇不足怨，鄙來宰相乃可怨耳。今回紇可汗殺牟羽，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，夫何罪乎！吐蕃幸國之災，陷河、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，使先帝蒙塵於陝，此乃百代必報之仇，況其贊普至今尚存，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，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，此為可怨耳。」上曰：「朕與之為怨已久，又聞吐蕃劫盟，今往與之和，得無復拒我，為夷狄之笑乎？」對曰：「不然。臣曩在彭原，今可汗為胡祿都督，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聽護而來，臣待之頗親厚，故聞臣為相求和，安有復相拒乎！臣今請以書與之約：稱臣，為陛下子，每使來不過二百人，印馬不過千匹，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。五者皆能如約，則主上必許和親。如此，威加北荒，旁讋吐蕃，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」上曰：「自至德以來，與為兄弟之國，今一旦欲臣之，彼安肯和乎？」對曰：「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，其可汗、國相素信臣言，若其未諧，但應再發一書耳。」上從之。

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，凡泌所與約五事，一皆聽命。上大喜，謂泌曰：「回紇何畏服卿如此！」對曰：「此乃陛下威靈，臣何力焉！」上曰：「回紇則既和矣，所以招雲南、大食、天竺奈何！」對曰：「回紇和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。次招雲南，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。雲南自漢以臣屬中國，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，臣於吐蕃，苦於吐蕃賦役重，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。大食在西域為最強，自蔥嶺盡西海，地幾半天下，與天竺皆慕中國，代與吐蕃為仇，臣故知其可招也。」癸亥，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，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，歸其馬價絹五萬匹。

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，皆陷之。甲戌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、涇人畜萬計而去，置之彈箏峽西。涇州恃連雲為斥候，連雲既陷，西門不開，門外皆為虜境，樵采路絕。每收穫，必陳兵以扞之，多失時，得空穗而已。由是涇州常苦乏食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，吐蕃寇豐義城，前鋒至大回原，邠寧節度使韓游瑰擊卻之。乙酉，復寇長武城，又城故原州而屯之。

妖僧李軟奴自言：「本皇族，見岳、瀆神命己為天子。」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。丙戌，其黨告之，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。李晟聞之，遽僕於地曰：「晟族滅矣！」李泌問其故，晟曰：「晟新罹謗毀，中外有家人千餘，若有一人在其黨中，則兄亦不能救矣。」泌乃奏：「大獄一起，所連引必多，外間人情心兇懼，請出付台推。」上從之。欽緒，游瑰之子也，亡抵邠州。游瑰出屯長武城，留後械送京師。壬辰，腰斬欽奴等八人，北

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，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。韓游瑰委軍詣闕謝，上遣使止之，委任如初。游瑰又械送欽緒二子，上亦宥之。
吐蕃以苦寒不入寇，而糧運不繼。十一月，詔渾瑊歸河中，李元諒歸華州，劉昌分其眾五千歸汴州，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、京兆諸縣以就食。
十二月，韓游瑰入朝。

自興元以來，至是歲最為豐稔，米斗直錢百五十、粟八十，詔所在和糴。庚辰，上畋於新店，入民趙光奇家，問：「百姓樂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樂。」上曰：「今歲頗稔，何為不樂？」對曰：「詔令不信。前雲兩稅之外悉無它徭，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。後又云和糴，而實強取之，曾不識一錢。始雲所糴粟麥納於道次，今則遣致京西行營，動數百里，車摧牛斃，破產不能支。愁苦如此，何樂之有！每有詔書優恤，徒空文耳！恐聖主深居九重，皆未知之也！」上命復其家。
臣光曰：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！自古所患者，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，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；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，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，以至於離叛危亡，凡以此也。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，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，此乃千載之遇也。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，殘虐下民，橫增賦斂，盜匿公財，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。然後洗心易慮，一新其政，屏浮飾，廢虛文，謹號令，敦誠信，察真偽，辨忠邪，矜困窮，伸冤滯，則太平之業可致矣。釋此不為，乃復光奇之家。夫以四海之廣，兆民之眾，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！
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，請大赦以安之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貞元四年（戊辰，公元七八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戌朔，赦天下，詔兩稅等第，自今三年一定。

李泌奏京官俸太薄，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。從之。

壬申，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。甲戌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。昌、元諒，皆帥卒力田，數年，軍食充羨，涇、隴稍安。
韓游瑰之入朝也，軍中以為必不返，餞送甚薄。游環見上，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；上悅，遣還鎮。軍中憂懼者眾，游環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名，得眾心，求其罪，將殺之。希朝奔鳳翔，上召之，置於左神策軍。游環帥眾築豐義城，二版而潰。
二月，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，李泌悉輸之大盈庫。然上猶數有宣索，乃敕諸

道勿令宰相知。泌聞之，惆悵而不敢言。

臣光曰：王者以天下為家，天下之財皆其有也。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，己必豫焉。或乃更為私藏，此匹夫之鄙志也。古人有言曰：貧不學儉。夫多財者，奢欲之所自來也。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，財豐則欲滋矣。財不稱欲，能無求乎！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！雖德宗之多僻，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。

咸陽人或上言：「臣見白起，令臣奏云：『請為國家幹御西陲。正月，吐蕃必大下，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。』」既而吐蕃入寇，邊將敗之，不能深入。上以為信然，欲於京城立廟，贈司徒，李泌曰：「臣聞『國將興，聽於人。』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，臣恐邊臣解體矣！若立廟京城，盛為祈禱，流聞四方，將長巫風。今杜郵有舊祠，請敕府縣葺之，則不至驚人耳目矣。且白起列國之將，贈三公太重，請贈兵部尚書可矣。」上笑曰：「卿於白起亦惜官乎！」對曰：「人神一也。陛下倘不之惜，則神亦不以為榮矣。」上從之。泌自陳衰老，獨任宰相，精力耗竭，既未聽其去，乞更除一相。上曰：「朕深知卿勞苦，但未得其人耳。」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，曰：「盧杞忠清強介，人言杞奸邪，朕殊不覺其然。」泌曰：「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，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。倘陛下覺之，豈有建中之亂乎！杞以私隙殺楊炎，擠顏真卿於死地，激李懷光使叛，賴陛下聖明竄逐之，人心頓喜，天亦悔禍。不然，亂何由弭！」上曰：「楊炎以童子視朕，每論事，朕可其奏則悅，與之往復問難，即怒而辭位，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。以是交不可忍，非由杞也。建中之亂，術士豫請城奉天，此蓋天命，非杞所能致也！」泌曰：「天命，他人皆可以言之，惟君相不可言。蓋君相所以造命也。若言命，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。紂曰：『我生不有命在天！』此商之所以亡也！」上曰：「朕好與人較量理體：崔祐甫性褊躁，朕難之，則應對失次，朕常知其短而護之。楊炎論事亦有可采，而氣色粗傲，難之輒勃然怒，無復君臣之禮，所以每見令人忿發。餘人則不敢復言。盧杞小心，朕所言無不從。又無學，不能與朕往復，故朕所懷常不盡也。」對曰：「杞言無不從，豈忠臣乎！夫『言而莫予違』，此孔子所謂『一言喪邦』者也！」上曰：「惟卿則異彼三人者。朕言當，卿有喜色；不當，常有憂色。雖時有逆耳之言，如鼂來紂及喪邦之類。朕細思之，皆卿先事而言，如此則理安，如彼則危亂，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，無楊炎之陵傲。朕問難往復，卿辭理不屈，又無好勝之志，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，此朕新以私喜於得卿也。」泌曰：「陛下能用相尚多，今皆不論，何也？」上曰：「彼皆非所謂相也。凡相者，必委以政事，如玄宗時牛仙客、陳希烈，可以謂之相乎！如肅宗、代宗之任卿，雖不受其名，乃真相耳。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，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。」

劉昌復築連雲堡。

夏，四月，乙未，更命殿前左、右射生曰神威軍，與左、右羽林、龍武、神武、神策號曰十軍。神策尤盛，多戍京西，散屯畿甸。

福建觀察使吳詵，輕其軍士脆弱，苦役之。軍士作亂，殺詵腹心十餘人，逼詵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。誠溢上表請罪，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。

乙未，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。

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，未敢自遣使，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、苴夢沖、苴烏星入見。五月，乙卯，宴之於麟德殿，賜賚甚厚，封王給印而遣之。
辛未，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察使，貶吳詵為涪州刺史。

吐蕃三萬餘騎寇涇、邠、寧、慶、鄜等州。先是，吐蕃常以秋冬入寇，及春多病疫退。至是，得唐人，質其妻子，遣其將將之，盛夏入寇。諸州皆城守，無敢與戰者，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。

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，隱居柳谷之北，李泌薦之。六月徵拜諫議大夫。

韓游瑰以吐蕃犯塞，自戍寧州。病，求代歸。秋，七月，庚戌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，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，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。獻甫未至，壬子夜，游瑰不告於眾，輕騎歸朝。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，乘無帥之際，癸丑，帥其徒作亂，曰：「張公不出本軍，我必拒之。」因剽掠城市，圍監軍楊明義所居，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。都虞侯楊朝晟避亂出城，聞之，復入，曰：「所請甚契我心，我來賀也！」亂卒稍安。朝晟潛與諸將謀，晨勒兵，如亂卒謂曰：「所請不行，張公已至邠州，汝曹作亂當死，不可盡殺，宜自推列唱帥者。」遂斬二百餘人，帥眾迎獻甫。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，將授之。希朝辭曰：「臣畏游瑰之禍而來，今往代之，非所以防窺覦，安反仄也。」上嘉之，擢為寧州刺史，以副獻甫。游瑰至京師，除右龍武統軍。
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，己未，奚、室韋寇振武，執宣慰中使二人，大掠人畜而去。時回紇之眾逆公主者在振武，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，回紇使者為奚、室韋所殺。
九月，庚申，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，張獻甫擊卻之。吐蕃轉掠鄜、坊而去。

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，悉輸戶部，遂為定制，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、斛，民不堪命。

諸道多自訴於上，上意寤，詔：「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，未入者悉以與民；明年以後，悉免之。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。

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婚，甚喜，遣其妹骨咄祿毘伽公主及大臣妻並國相、趺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，辭禮甚恭，曰：「昔為兄弟，今為子婿，半子也。若吐蕃為患，子當為父除之！」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。冬，十月，戊子，回紇至長安，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，許之。

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，亦發雲南兵。雲南內雖附唐，外未敢叛吐蕃，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。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，乃為書遺雲南王，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，貯以銀函，使東蠻轉致吐蕃。吐蕃始疑雲南，遣兵二萬屯會川，以塞雲南趣蜀之路。雲南怒，引兵歸國。由是雲南與吐蕃相猜阻，歸唐之志益堅。吐蕃失雲南之助，兵勢始弱矣。然吐蕃業已入寇，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，三萬攻東蠻，七千寇清溪關，五千寇銅山。皋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御之，破吐蕃於清溪關外。

庚子，冊命咸安公主，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。十一月，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。

吐蕃恥前日之敗，復以眾二萬寇清溪關，一萬攻東蠻。韋皋命韋晉鎮要沖城，督諸軍以御之。嶲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，自乙卯至癸亥，大破之。

李泌言於上曰：「江、淮漕運，自淮入汴，以甬橋為咽喉，地屬徐州，鄰於李納，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，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，竊據徐州，是失江、淮也，國用何從而致！請徙壽、廬、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，割濠、泗以隸之。復以廬、壽歸淮南，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，江、淮安矣。及今明應幼騃可代，宜徵為金吾將軍。萬一使它人得之，則不可復製矣。」上從之。以建封為徐、泗、濠節度使。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，不貸人以法，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。

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，子懷直自知留後。

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貞元五年（己巳，公元七八九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丁亥，韋皋遣異牟尋書，稱：「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，王不早定計，一旦為回鶻所先，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。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，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，後悔無及矣。」

戊戌，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。懷直請分景城、弓高為景州，仍請朝廷除刺史。

上喜曰：「三十年無此事矣！」乃以員外郎徐伸為景州刺史。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。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，泌言宏雖清強而性多凝滯，乃薦竇參通敏，可兼度支鹽鐵；董晉方正，可處門下。上皆以為不可。參，誕之玄孫也，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；晉為太常卿。至是泌疾甚，復薦二人。庚子，以董晉為門下侍郎，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，並同平章事。以班宏為尚書，依前度支轉運副使。參為人剛果峭刻，無學術，多權數，每奏事，諸相出，參獨居後，以奏度支事為辭，實專大政，多引親黨置要地，使為耳目。董晉充位而已。然晉為人重慎，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洩於人，子弟或問之，晉曰：「欲知宰相能否，視天下安危。所謀議於上前者，不足道也。」
三月，甲辰，李泌薨。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，故為世所輕。

初，上思李懷光之功，欲宥其一子，而子孫皆已伏誅。戊辰，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，賜姓名李承緒，除左衛率胄曹參軍，賜錢千緡，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基祀。
冬，十月，韋皋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、兩林蠻及吐蕃青海、臘城二節度戰於嶲州台登谷，大破之，斬首二千級，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，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。乞藏遮遮，虜之驍將也，既死，皋所攻城柵無不下。數年，盡復嶲州之境。
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興兵襲蔚州，驅掠人畜。詔書責之，逾旬還鎮。

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所陷，至是，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。

十二月，庚午，聞回鶻天親可汗薨，戊寅，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裡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毘伽可汗。先是，安西、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，故與之連和。北庭去回鶻猶近，回鶻誅求無厭，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。及三葛祿、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，回鶻數侵掠之。吐蕃因葛祿、白服之眾以攻北庭，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。
雲南雖貳於吐蕃，亦未敢顯與之絕。壬辰，韋皋復以書招諭之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貞元六年（庚午，公元七九零年）

春，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，又送諸寺以示眾，傾都瞻禮，施財巨萬；二月，乙亥，遣中使復葬故處。
初，朱滔敗於貝州，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，既而得罪於武俊，召之不至。田緒殘忍，其兄朝，仕李納為齊州刺史。或言納欲納朝於魏，緒懼；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，

厚賂納，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，因請送朝於京師。納從之。丁酉，鎬以棣州降於納。三月，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，不克。

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，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，夏，四月，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，年十五。

五月，王武俊屯冀州，將擊趙鎬，鎬帥其屬奔鄆州。李納分兵據之。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，矯詔以棣州隸納。武俊怒，遣其子士清伐貝州，取經城等四縣。

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，吐蕃急攻北庭。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，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。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。六月，頡干迦斯引兵還國，次相恐其有廢立，與可汗皆出郊迎，俯伏自陳擅立之狀，曰：「今日惟大相死生之。」盛陳郭鋒所□國信，悉以遺之。可汗拜且泣曰：「兒愚幼，若幸而得立，惟仰食於阿多，國政不敢豫也。」虜謂父為阿多，頡干迦斯感其卑屈，持之而哭，遂執臣禮，悉以所遺頒從行者，己無所受。國中由是稍安。秋，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，召楊襲古，將復北庭，又為吐蕃所敗，死者大半。襲古收餘眾數百，將還西州，頡干迦斯紿之曰：「且與我同至牙帳，當送君還朝。」既而留不遣，竟殺之。安西由是遂絕，莫知存亡，而西州猶為唐固守。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，回鶻震恐，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。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，告忠貞可汗之喪，且求冊命。先是，回鶻使者入中國，禮容驕慢，刺史皆與之鈞禮。梅錄至豐州，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，謂梅錄曰：「聞可汗新沒，欲申吊禮。」景略先據高壟而坐，梅錄俯僂前哭。景略撫之曰：「可汗棄代，助爾哀慕。」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。自是回鶻使至，皆拜景略於庭，威名聞塞外。冬，十月，辛亥，郭鋒始自回鶻還。

十一月，庚午，上祀圜丘。

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，納百方遷延，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。上不許。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，上從之。十二月，納始以棣州歸武俊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貞元七年（辛未，公元七九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巳，襄王黃薨。

二月，癸卯，遣鴻臚少卿庾鋋冊回鶻奉誠可汗。

戊戌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，以扼彈箏峽口。浹辰而畢，分兵戍之。昌又築朝谷堡。甲子，詔名其堡曰彰信，涇原稍安。

初，上還長安，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，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，以官領之，撫

恤優厚。禁軍恃恩驕橫，侵暴百姓，陵忽府縣，至詬辱官吏，毀裂案牘。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，朝笞一人，夕貶萬里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，莫得舉其職。市井富民，往往行賂寄名軍籍，則府縣不能制。辛巳，詔：神威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，委之府縣，小事牒本軍，大事奏聞。若軍士陵忽府縣，禁身以聞，委御史臺推覆。縣吏輒敢笞辱，必從貶謫。

癸未，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。

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，夏，四月，群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，正平以憂死。群蠻聞之皆降。五月，辛巳，置柔遠軍於安南。

端王遇薨。

韋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，終未獲報。然吐蕃每發雲南兵，雲南與之益少。皋知異牟尋心附於唐，討擊副使段忠義，本閣羅鳳使者也。六月，丙申，皋遣忠義還雲南，並致書敦諭之。

秋，七月，戊寅，以定州刺史張升雲為義武留後。

庚辰，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，群蠻遂安。

八月，丙午，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郎，餘職皆解。竇參惡之也。

吐蕃攻靈州，為回鶻所敗，夜遁。九月，回鶻遣使來獻俘。冬，十二月，甲午，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。

福建觀察使吳湊，為治有聲，竇參以私憾毀之，且言其病風。上召至京師，使之步以察之，知參之誣，由是始惡參。丁酉，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。

睦王述薨。

吐蕃知韋皋使者在雲南，遣使讓之。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：「唐使，本蠻也，皋聽其歸耳，無它謀也。」因執以送吐蕃。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，雲南愈怨。勿鄧酋長苴夢沖，潛通吐蕃，扇誘群蠻，隔絕雲南使者。韋皋遣三部落總管蘇崙將兵至琵琶川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